

陨 落 的 爱

徐
扬



7.7
2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陨落的 爱

徐
杨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陨 落 的 爱

徐 扬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（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）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长阳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6.375印张2插页 132000字

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54-0038-3/I·36

统一书号：10107·580 定价：1.20元

出版说明

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，生活在祖国北陲的蒙古族具有悠久的历史，勤劳勇敢的蒙古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。建国以后，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学事业蓬勃发展，涌现了许多有才华的作家，为文坛所瞩目。

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，为了表示我们的良好祝愿，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学创作事业的繁荣贡献一点微薄之力，特编辑出版了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部分作家的专集或合集，共十一种。尽管这些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，但都各具风格，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表现了该地区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风貌。

目 录

折断翅膀的鹰·····	1
海青鹰的恋歌·····	19
陨落的爱·····	37
闪电·····	58
苦酒·····	74
人，不是花瓶·····	92
人老惜子·····	117
露珠·····	130
泪，是苦 是酸 是甜·····	145
八戒外传·····	164
五月的风·····	180

折断翅膀的鹰

鄂尔多斯酒宴不醉不散。几个人凑在一起，吮根竹筷子下酒，也能喝得酣畅淋漓。

“来，端起杯，干了它，谁也别当孬种！”海山一仰脖子，冲着额尔敦亮了空酒杯。

酒，好苦，钻进肚子里火辣辣地发烫。额尔敦喝着是什么滋味呢？他矜持地把酒杯送到嘴边，沾了沾嘴唇，歉然一笑，露出一副不胜酒力的表情。他也感到苦吗？不会吧！在他的脚下，生活的道路象阿尔巴斯草原一样平坦，人生的苦酒他尝不到。

“老海，我的酒量不行，量力而行，慢慢喝。”他不摘帽子，不脱衣服，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。

多喜气的汗珠，闪烁着青春的活力。他还不到四十岁，厂长的担子就要从我的肩上移到他的肩上了，他能行吗？三岁的牦牛，正有股戳透岩石的力气，可他舍得吗？犄角只有一副，撞断了再也长不起来。他不会象自己一样莽撞的。海山苦笑着，摇摇头。

酒杯亮到特木勒面前。这个生格子马一样壮实的小伙子，两手垂放在圆桌下面，下颏死死地抵住胸脯，间或撩起眼帘胆怯地看一眼，立刻象火烫了似地避开了。好小子，半个月前还是个打群架的头排汉子，如今倒象个姑娘。明天会不会再尥蹶子，谁能打保票！不过，上嚼子，下绊子绝不是

好办法。他老子打断了三根茶杯粗的木棍，都没听到一句告饶的话，现在却害怕他的眼睛。吓，五十多岁的老头子，眼里还有火，能驱散他心灵深处幽暗的尘雾。这酒非干不可！……

“干！”

特木勒机械地一振，端起杯一饮而尽。

“噗”，一缕青烟悠然飘来，青烟的深处笼罩着一双忧郁的眼睛，幽幽的古潭般的目光，饱含着怜惜、伤感和依恋的深情。海山的心电触般地颤抖了，目光在天花板上迷茫地游荡着。三十多年了，象沙艮图山依傍着额勒斯图山一样，哈斯巴拉用独臂为他撑着腰。现在呢，老伙计，筋骨松散了吗？冷酷的沉默、冰骨的哀情不是医治心灵创伤的良药。别吝啬，把那蕴藏在心底的岩浆般的激情喷泻出来吧，海山的痛苦只能在烈焰中埋葬。老伙计，真的不理解吗？不，也许他心灵的创伤还要重。嘴里喷出的辛辣的烟，哪一缕不缠着浓烈的痛苦！……好，不勉强他了，酒浇不灭火！

这哪里是鄂尔多斯的酒宴，鄂尔多斯的葬礼也比这场面热烈！……

痛苦在海山滚烫的心里膨胀着，吞噬着他的血，他感到衰竭、枯萎，不能自己驾驭自己了。狂吼一声，从痛苦的魔爪中挣扎出来！不能被击败，不能被俘虏！他猛地站起来，决心给凄清的酒宴点把火。

“骏马狂奔靠鞭子助威，鄂尔多斯人喝酒，靠歌声助兴。特木勒，去把歌手敖登高娃请来！”

歌舞之乡的鄂尔多斯，连掉光牙的老太太都有副夜莺般的歌喉，美丽的敖登高娃刚一吐出清泉似的歌声，顿时激起

三分酒兴。

龙眼般清澈的酒呵，干了它；
乳汁般馨香的酒呵，干了它；
甘露般甜美的酒呵，干了它；
琼浆般醇郁的酒呵，干了它。

酒是打开心灵窗户的钥匙。几杯酒落肚，额尔敦脸上红扑扑的，他持重地说：“老海，有酒遮脸，我的话象骆驼的蹄子，说出来可不知轻重了。”他端起酒杯，探索的目光象轻盈的蝴蝶在海山的脸上掠过，细呷一口，慢腾腾地说：

“黎明的标志是那东方的启明星，衰老的标志是那斑驳的白发。不服老怕是不行罗！”

就着一口酒把这话送进肚子里，敞怀一笑，让他统统散发出去。“说得好！”海山豪爽地喊了一声。

额尔敦眼里蓦地一亮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盟政协是个养老的好地方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和盟里交涉。”

养老？哈哈，还不如送火葬场合适！海山捋起袖子，露出岩石般的肌肉，把胳膊肘往桌上一撑：“来！”

额尔敦笑着摇摇头，眼睛里浮现出犹疑不定的目光。他的双手不知所措地搓着，仿佛面对着一块火炭，不知该如何下手。终于，他拿起酒杯，用力嘬了一口，盯着酒杯喃喃地说：

“你呀，从烈马背上摔下来，都不懂得换匹温顺的走马……”

象飞啸的黑蟒鞭猛烈地抽打在海山的心上，他的胳膊撑在桌上，心中没有结疤的伤口，却汨汨地滴血了……

额尔敦参加完局务会，脱掉衣服，拣起一把芭蕉扇，驱散着暑热，轻松地说：“局里定啦，咱们是停转单位，从明天起停产学习，工资照发。”

扇子扇起的不是清风，而是烈火。海山夺过额尔敦手中的扇子，丢在地上：“刚刚打倒‘四人帮’，正该是跃马扬鞭的时候，倒想着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了？你这个副厂长呵，我看是该挨鞭子啦！告诉你，给我拉帮套，永远别想停车。你得给我想方设法再搞六十万，铸造车间不能再缺胳膊少腿了，给他插上双翅，飞腾起来，咱农机厂就不是装破烂的勒勒车了！”

“老海，泥潭边上停着不是咱一挂车，陷进去可就拽不出来了。”

“陷进去咱就当个垫路的，一千来号人马不能都当盘腿念经吃供食的喇嘛。”

额尔敦封了口。一个星期后，他接到去党校学习的通知，临走前，握着海山的手嗫嚅地说：“还是稳着点好。咱厂是辆勒勒车，经不住折腾。”

他哈哈笑着，一把将额尔敦推出了门。

结果呢？六十万元扶上马的铸造车间，倒出一大批滞销的农机，钱、钢材、人力统统投进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。骏马不但没有飞腾起来，连腿一齐折断了。盲目冒进的结果正如同盲人瞎马、夜半临池一样！……

他对这意想不到的惨败完全没有准备，他不相信，尽管铁一般的事实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。他狂热地四处奔波、乞求、威胁、吵架，然而无情的现实却把他火热的心一下子浸进冰窟窿。不眠的夜好长！他象幽灵一样打开仓库的门，扑

在那些没有生命的废铁上。僵尸般的麻木中，一条温暖滞涩的舌头触到他脸上，他辨别出是爱犬阿尔斯楞。亲热的抚慰使他的心苏醒过来，他猛地抱住它的头，把脸贴上去，失声痛哭，眼泪和阿尔斯楞湿润的鼻息掺和在一起。阿尔斯楞发出凄楚的叫声，它张大嘴，摇头晃脑地咬着他的手，长长的尾巴不停地扑打着地。一阵狂躁突然从他的胸膛里奔泻出来，他握紧拳头，发疯地砸在阿尔斯楞身上。阿尔斯楞惨叫一声，乖乖地卧在地上，好一会，才悄悄抬起头，用它的脑袋娇痴地蹭着他的腿。他的心淌血了，猛烈地锤打着自己，而后发狂地紧紧抱住阿尔斯楞，发出撕肝裂肺似的哭声。

一夜之间，他苍老了，蓬乱的头发象霜打了一样，花白了。他写了检查，请求解除他厂长职务。报告送上去之后，他沉默了，每天象影子一样准确地上班下班。他不需要同情，不需要安慰，甚至连老战友哈斯巴拉对他投来柔情的一瞥，他都会报以火辣辣的愠怒的目光。那些天，从党校回来的额尔敦常常坐在他对面，眼里浮动着犹疑不定的目光，机械地搓着双手，仿佛想对他说些什么，却始终没说出来。

这会儿，额尔敦总算开口了，而且是肺腑之言。应该有所表示。海山用力抽搐着脸上的肌肉，却笑不出来。他愤怒了，恨不得舒展撑在桌上的胳膊把眼前的一切都扫个精光——桌上的酒菜，屋里的人！他想不出自己为什么要摆酒宴。哈斯巴拉是来分享他的痛苦的，额尔敦是想进几句逆耳忠言的，特木勒也许自己也说不上为什么闯进他的家。几个人凑在一起，谁也无心喝酒，他却强迫大伙儿坐在圆桌边。是想显示自己的坦然吗？是想让他们帮着冲淡自己的痛苦吗？天知道。蠢呵，真蠢！

特木勒鄙弃地看了额尔敦一眼，生格子马的蛮劲上来了，“我试试！”他拉开掰腕子的架式。

蛮汉山一般壮实，蒙古马一般矫健，铜铸石雕般英俊粗犷，却配了副山羊的脑袋。海山抬起胳膊，攥住特木勒的手，狠劲摇了摇：“你呀，你呀……”

蓦地，他感觉到特木勒的中指是弯曲的、僵硬的，牛犄角般的锐利的目光立刻盯住特木勒的瞳仁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打架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们背地里挖苦你。”

“混蛋！”海山收拢铁爪一样的五指，把全身的力都聚在手心中，鹰隼似的眼里燃烧着愤怒的火，“拳头能打出威风？有本事，你给老子来点真格的，金榜题名，当个新长征突击手！”

汗珠从特木勒额头上迸出来，一滴挑在浓眉上，一滴滚下鼻梁，落在酒杯里。

“软蛋啦？上了屠场的羊！特木勒，特木勒，我算瞎了眼！”

这块毛铁挨过多少重锤，海山记不清了，只有两次仿佛就发生在昨天……

“特木勒！”他是找特木勒去算帐的，这小子一拳就把别人送进了医院。

“怎么样？有话说，有屁放！”

“咚！”照着特木勒当胸一拳。特木勒站稳了，狼一般凶狠的目光，一步一步朝他逼上来。

“噌！”他撕开衣襟，肚子上鼓出一个馒头大的小包：

“来，往这儿打！”

特木勒气馁了，不是感到对手的强大，而是被一种山岳般的气势压垮了……

“特木勒！”这次不过是随便打个招呼。

特木勒站住了，不情愿地回转头，一只眼眶是乌青的。不用问，这又是打架的“辉煌战果！”

“到办公室写检查！”他的火顿时冒起三丈。

丢下一块热毛巾，直到下班再也没看特木勒一眼。该吃午饭了，他走过去，还是一张白纸！好小子，中午不许回家，陪着你，看谁能抗过谁，有这身膘，七天七夜熬不倒。

这时，公安局打来电话。什么？表扬特木勒从两个流氓手中救了个姑娘？……

立刻开全厂大会。他先作自我检查，然后就奖励特木勒。特木勒却干脆没到会。他亲自把奖状送到家，再奉送重重的一拳：“你小子，让我老头子犯错误，饶不了你！”

特木勒的脸憋得象猪肝，突然蛮声蛮气地说：“我不要。人家看见会笑掉大牙。那天是我拳头痒痒了，恨不得把墙头砸个窟窿。那两小子不走运，碰上我，活该他们倒霉！”

他把手中的奖状撕成碎片，攥成一把，甩在特木勒的脸上：“那就给你这个！让耻辱把眼睛擦亮，明白以后该怎么做。”……

手慢慢地松开了，把特木勒弯曲着中指的手托在掌心中，抬到眼前。他猛地闭上了双眼，脸上的肌肉象挨了针扎一样颤动着。

特木勒端起那杯渗进冷汗的酒，一饮而尽，突然泪眼朦

眈地嘶哑着嗓子说：“我是块臭肉，狗都不闻！……可你豁着老命干了几十年，如今刚一摔下马背，有人就想踩你两脚，你不寒心？我咽不下这口气！……看透啦，混一天算一天！”

拳头攥紧了，真想一拳击碎他的脑袋。查干茫哈①般荒凉的大脑，几时能出现生命的绿洲？可怜的年青人，既不懂生活，更不会生活，这会儿该对他怎么说？哈斯拉巴，你这个政工科长是怎么当的！平素，你的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。谁的屁股上长尾巴，脑子里生蛆，让你抓住，凶得简直象吃人的老虎。这会儿，怎么啦？有人在你跟前扔炸弹，你连眼睫毛都懒得眨一眨。好呵，好呵，换成副女人心肠啦，多愁善感的，干什么？！真想一巴掌把你的烟头扇掉……

院子里的阿尔斯楞疯狂地叫起来。来了个要饭的老太太。额尔敦掏出两角钱，却被一只手挡住了。海山走出去，把老太太搀进屋里，拉来一把椅子，请她坐在圆桌边：“老妈妈，这是自己的家，请您随便吧。”

枯树皮一样焦干的脸上深陷着一双浑浊的眼睛，没有光泽，没有活气，惶惑地把屋里的人扫视了一遍。“牛乳一样纯洁的孩子们，”她那干瘪的嘴唇动着，声音象浮云那样轻，“家乡遭了灾，不想牵累他们，我偷着跑出来。给点吃的，我就走。今天是好日子，你们喝，你们唱。”

海山的手放在老妈妈的肩上，轻轻往下按了按，目光投到窗外，撞在后排宿舍灰暗的后墙上，碎了，散乱了，象飘浮的烟，手下却感到巨大的磁力。是山，还是大地？游荡的心沉下来了，沉到贫瘠却又结实的鄂尔多斯高原上。“妈

① 茫哈：汉语为沙漠。

妈！”他没有喊出来，耳边却感到雷鸣般的轰响。

“你们笑，你们唱，我听着高兴。”她执意站起来，挪到靠墙角的一把椅子上。

“好，我唱，给您唱支母亲的歌！”海山猛力把头发向后甩去，象抖动鬃毛仰天长啸的烈马。

西拉茫哈有一眼永不枯竭的泉，
妈妈哟，您的乳汁浸透着我们的血汗；
查干茫哈有一潭深不可测的泉，
妈妈哟，您的恩情沐浴着我们的心田。

澎湃的情感迸出浪花，一滴滚烫的泪溅落在地上。歌声悠悠地飞出窗外，一朵白云飘来，载去了歌声，载去了一颗赤子的心。白云呵，在吉尔格朗图草原落落脚吧，妈妈三十多年没听到儿子的声音……

蹬着黄河浊浪般的流沙，身后掘出一道深深的沙窝。他躺在妈妈的背上，耳边游荡着一支支温柔的歌。丝丝冉冉的长调挽住风的缰绳，空旷荒寂的沙海上腾起甜美的梦想。羊群象白云一样飘下河谷，一条细细的小河静默无声地安然流淌。几株小草顶破灰褐色的沙壤，一朵纤弱的小黄花从温柔的梦乡中醒来了。

“妈妈，放下我，我要飞！”

妈妈跳下马，把他放在马背上，牵着马刚走出几步，他便从马背上摔了下来。妈妈心痛地把他搂在怀里说：“刚长出翅膀的乳鹰还不能离窝哟。”他挣脱妈妈，踩着妈妈的肩，又爬上马背。妈妈笑了，草原的儿子哪个不是在马背上晃大的！

“妈妈，鹰的翅膀硬了就要飞出温暖的窝，儿子看到了天边的彩霞，要追逐太阳的温暖去了。”

妈妈什么话也没说，背着拣牛粪的篓子蹒跚地走了。星星缀满天幕的时候，妈妈背着空篓子回来了。煮熟了羊肉，熬开了奶茶，斟满了一碗酒：“明天喀拉沁王爷要打马印，你去吧！”

四面八方的驯马手聚到喀拉沁草滩上，从早晨到黄昏，人涛马浪在灰腾腾的烟海中奔腾激荡。烈马嘶鸣着，狂奔着，几十只套马杆在马群中飞舞着，一会儿挽住一团呼啸的烈焰，一会儿溅起一团雪白的浪花；一会儿缠住流云，一会儿掀起狂飙。剽悍的驯马手一拥而上，翻倒烈马，捆起来，火红的马印溅着火星飞来了。灰尘腾腾，烟雾漫漫，直到迎来火红的晚霞。晚霞中，歌的浪花喧腾起来。驯马手跨上精心备好的座骑，重新上阵了。一支套马杆挥出去了，准确地套在马头上，强健的“杆子马”沉下屁股，两只碗口粗的后蹄犁开一条长长的土浪。“咔叭”套马杆断了。儿马象离弦的箭飞向天边。又一只套马索缠上去了，儿马回转身子，腾起双蹄，泰山压顶般盖了下来。驯马手胆怯了，松开套马杆，滚进草浪中。拖杆的儿马比十二级狂风还要暴烈，几个驯马手相继败下阵来。海山的眼里迸出火星，跃上同伴的马赤手空拳追了上去。两团流火缠在一起了。他从飞奔的马背上探下身去，一个海底捞月，儿马拖着的套马杆攥在他手心中。他直起身来，还没坐稳，儿马猛地向空中腾起，他被拽下马背来。但他突然从草地上站起来，象额勒斯图山一样稳当当地攥紧套马杆。儿马长啸着，前蹄猛烈地叩击大地，大

地震颤起来。他腾出一只手，闪电般地拽住马尾，脚下飞起一阵旋风。儿马倒下了。海涛般的欢呼汹涌澎湃地向英雄的草原儿子扑来！……

包着虎皮的檀香木的金鞍落在他的手中，风白铜的铜钉铜扣闪着耀眼的光。

“妈妈呢，妈妈在哪里？”上马的时候，他还在人群中看到妈妈那双热切的眼睛。在拨开仰慕他的人浪，寻找妈妈。夜幕垂下来了，星星闪烁着迷人的光泽。敖包山上站着孤零零的妈妈，长长的身影投在荒原上。

“妈妈！”他呼唤着。只见妈妈手里牵着一匹马走来，她吻着他的额头，流泉一样的声音伴着夜风潜入他的心：

“沙蒿丛拴不住骏马，鸟笼关不住雄鹰。妈妈知道你的心，勇敢和赤诚是你的双翼，奔着光明飞去吧！”她用粗糙的手抚摸着金鞍，“既然能赢得金鞍，就该有一匹配上金鞍的马，这是妈妈的头饰换来的，妈妈给它祝福过了。去吧，和娜仁其其格告别吧：佛爷保佑你。”

他跪在妈妈的脚下，捧起妈妈踩过的泥土，泪珠一滴一滴渗了进去。

那包泥土在战火中失落了，妈妈也被黎明前的风暴吹灭了她的生命。乡亲们说，妈妈的眼睛是鹰啄去的，那么，天堂上一定会有一双时时刻刻注视着他的慈祥的眼睛。妈妈，儿子走过的每一个脚印都是端正的吗？可有哪一步让您的英灵感到惭愧，感到不安？……朦胧的泪眼中映出一张慈祥的面孔，分明是那个要饭的老妈妈。他的腿发软了，几乎要跪下去，乞求妈妈的宽恕。

妈妈，儿子的脑袋发昏发热了，把几十万元人民的血汗投进盲目的冲动中。六十万能装满多少人的饭碗，老妈妈碗里的饭是儿子夺去的呀！……一份检讨，一张请求处分的报告，能抚平心灵的不安吗？有人给他评功摆好，有人帮他客观上开脱，盟委书记亲自安慰他，工人们联名上书请求挽留他，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共产党员的良心不受到谴责。解除厂长职务，太轻巧了，挤干身上的每一滴血还给人民，还给母亲，都不足还报万一！……

“老妈妈，您吃吧，桌上的一切都是您的，连这个家！”

老妈妈木然坐在那里，既不欣喜，也不感伤，她的眼睛迷茫地看着，似乎麻木了。

“妈妈呵，妈妈！”他淌着血的心呼唤着，象孩子一样呜呜咽咽哭起来。儿子从母亲的身上汲取了生命和慈爱，还报她的就是一只空饭碗吗？祖国呵，你就是千千万万母亲的总体，看到这样的老妈妈衣不遮体，食不果腹，做儿子的抬不起头呵！……他伸出自己的双臂，鼓蓬蓬的肌肉呈现在他的眼前。妈妈，海山垮不了，鹰不会变成鸡！他胸中的激情荡漾开去，终于化作一股暖流回旋在周身的血液里。

额尔敦沉默了，他和哈斯巴拉一样，把自己浸在淡淡的烟雾中。他在想什么，身边发生的一切能在他沉寂的血液中激起细微的浪花吗？他有自己做人的一套哲学，连走路、骑车都能显示出他稳妥地驾驭生活的能力，他会顺着自己选定的平坦道路走下去。然而，他能真正地理解生活吗？能对祖国对人民永远怀着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吗？额尔敦，你是一千多工人的头儿，抱窝的母鸡不会孵出翱翔天宇的雄鹰！……海山不能驾驭自己的情感了，冲动地拽住额尔敦的胳膊：